薛敬軒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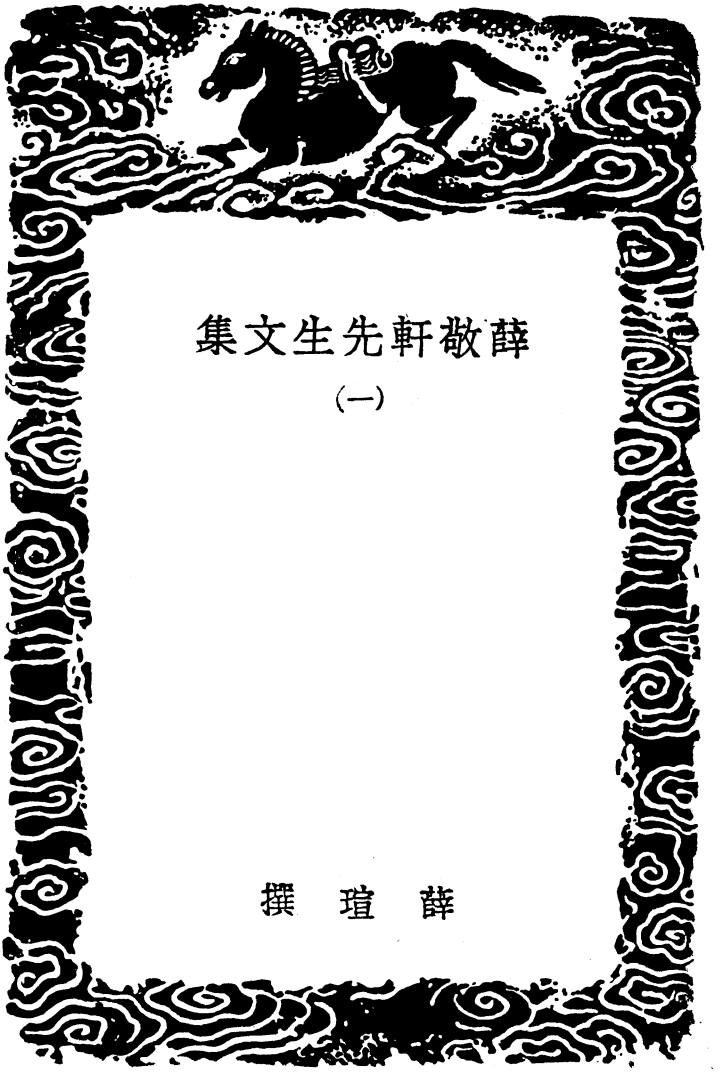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敬軒先生文集

(一)

薛瑄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大儒經世之文。所以正學術。謹綱維。廣德教。樹風聲者也。度其搦管攄懷時。言非根於天人性命則不傳。行非見諸履仁蹈義則不傳。人非英聲卓越光明俊偉則不傳。事非忠孝節烈經緯民生則不傳。文之傳也。匪易易矣。後世正學不明。莫窺要領。往往陷於虛寂。屏棄一切。間或組織文辭。誇多鬬靡。言之娓娓。求其黼華務實。探本窮源者。邈如也。河東薛敬軒先生。具剛方正大之德。倡明道學。條分縷析。一以考亭爲宗。而居敬窮理。無間隱微。造化陰陽之旨。尤反覆詳盡。措之事功。皆從性天流行。巨細險夷。無所處而不當。故談而爲文章。莫非原本道德。闡明經術。有關綱常名教之大。至於雜著諸篇。則又因端起義。目擊道存。兩間物理。纖毫畢露也。蓋由本深者枝茂。積厚者流光。其識高。其旨深。其詞平易沖澹。不以探奇索隱爲工。以之垂訓後世。眞足以繼考亭。爲前明三百年理學之冠。予景先生之學而弗逮也。公餘之暇。取其文集采輯成編。與讀書錄竝梓之。以廣其傳。使天下後世讀先生之文。學先生之言之行。大道基布。正學昌明。而私智穿鑿之徒。不敢置喙其間。未必非此集之一助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歲次戊子孟夏。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序

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先師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名瑄。字德温。別號敬軒。世爲山西河津人。自幼篤信好古。博學善記。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行於世。惟文集則先生孫前刑部員外郎祺曾託前常州同知謝庭桂版刊未就。今年夏四月。前監察御史暢亨。先生同鄉。謫官陝右。道過鎮陽。予因訪前集。暢曰。某於毘陵朱氏得之矣。予喜而閱之。但舛訛非原本矣。因取唐昌黎集校正編輯。總千七百篇。分爲二十四卷。凡三易稿。始克成編。於戲。先生文集。流落江南二十餘年。今傳於世。豈非其數有所待與。先生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登辛丑進士。宣德丁未。初授行在廣東道監察御史。正統丙辰。擢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陞大理寺左右少卿。以獄事詿誤。閒居七年。正統己巳。用言官薦。左遷大理寺丞。景泰庚午。奉敕總督松潘糧餉。事竣。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改北京大理寺。天順丁丑。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轉左侍郎。越五月以疾在告。懇乞休致。通前章三上。方得俞允。時年六十九矣。天順甲申夏六月終於家。朝廷遣官諭祭。爲營葬事。贈禮部尚書。謚文清。予嘗記先生設教河汾。一時及門之士。雲集川匯。鼎方十五六。先生格言至論。耳濡目染。猶能憶其一二。惜乎少年不及向學。大抵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規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弟忠信。對妻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予早侍几席。壯歷宦途。老無所得。追思誨諭。不可及也。先生歷官政迹。載在國史。其風節道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不敢私弘治己酉夏五月端陽門人關西張鼎序。

薛敬軒先生文集後序

文以載道也。舍道而言文。虛車之飾焉爾。秦漢以來。作者林立。非不新奇瓌異。而爲聖賢之學者無取焉。昌黎閎中而肆外。歐陽簡信而明通。庶幾乎載道之文矣。而以視濂洛關閩諸作。又瞠乎若後者。非文不逮也。實道不及也。敬軒先生生於明初。乃能致知力行。居敬窮理。以求至乎周程張朱之道。復於諸先生所遺書集。涵濡諷誦。終老不衰。故凡發爲文章。抒諸歌詠者。莫非根柢於斯。淵源於斯。故不惟其辭之醇正典則。足以楷模後學而有餘。而凡施諸事業見諸躬行者。又無一不旋至而立效。內聖外王之道。於茲備焉。則純乎載道之文矣。儀封張夫子。學聖賢之學者也。故於先生之文有取焉。吾黨有志聖賢。亦能如先生之致知力行居敬窮理焉足矣。若謂言之無文。行之弗遠。則盍於是編三致意焉。新奇瓌異之作。無解虛車之誚也。豈吾夫子所以教諸生者哉。故因梓讀書錄而幷及之。受業門人漳浦蔡衍鎤百拜識。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裘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仲義聞嘐聲止之曰體清聲嘐非常兒也必振吾宗卜之吉遂舉之七歲端重如成人仲義教以小學四書雖千百言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太亨范汝舟諸先生時皆謫戍玉田教諭公延至學舍爲講經書子史及周程張朱之書十三遂通大義每讀書至廢寢食諸先生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不敢以師道自處稱爲小友永樂間教諭公改調滎陽先生年甫十五諸生咸尊爲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名就見視其言動不苟復索詩稿讀之知異日必爲大儒將以奇童薦先生自以年未壯學未就固辭每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詞賦厭爲科舉之學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年十七教諭公再改鄢陵故事生徒無舉者其教官論戍乃使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大學士楊文貞公延訓子弟不赴丁父憂喪祭一遵家禮哀毀柴立服闋請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欲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吟古詩曰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至則疏罷

沅州銀課。蝕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一書。潛心諷誦。冬夜雪深。每有所得。燈下書之。或通宵不寐。遂積爲讀書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艱。服闋。除雲南道御史。正統改元。初設各省提學。用吏部尚書郭進薦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躬行而後及藝文。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咸心服焉。稱辟夫子。太監王振。於先生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祝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鄉。王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辟公美官而以餉。辟公之卻也宜哉。則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辟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爲先生所厚門人。使強之。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望見頎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廷鞫之時。振曰。是固當死。下錦衣獄。時學士劉球。亦忤振死。人皆爲危。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乎。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門人皆奔走。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欞下。振問故。答曰。聞辟夫子將刑。振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述其賢。振爲感動少解。忽有詔赦之。仍繫錦衣獄。工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愜。亦以告。得放歸。家居七年。雖鄰里罕見其面。江陝諸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

大學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居敬以立本由經以求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專責諸躬行有問及科舉之學者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十四年用言官陳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縣軍深入勢必不久以天時人事驗之必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先爲檄諭示以禍福然後耀武威之帥從其言諸苗悉平景泰初乞致仕戶部侍郎江淵疏留之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民命獄久不決或欲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興安袁誠鎮守南京無與抗禮獨先生至必降階迎接曰是嘗忤王振者豈可屈乎午節餽扇先生曰賜扇乃朝廷之禮卻之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御史劉玫以先生爲君子儒乞置館閣未幾復召至京師爲大理寺卿時年幾七十矣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文大恨曰薛某猶昔也當有以報之先生笑曰辨冤獲罪何畏焉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李文達喜曰此先生行道之日也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既至門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左右敬望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生辰同列約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尋爲會試考官序文中以正學復性爲說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生平所學止此而已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

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而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穆生可以行矣。同列慰留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稱疾。枲辭。石亨素敬先生。謂曰。既不可留。爲請敕書。卽家塾訓子弟。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書。教人魯齋縣之屋梁。不以示衆。若資其養。曷若不辭之愈也。亨歎服。先生既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樂。子惇愠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未幾。徐有貞、李賢、諱彬、皆下獄。衆服先生高見。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要爲人處。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李文達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疑之。曰。昔溫公居洛。呂申公當國。往往書問。亦皆不答。先生讀書錄。已積數十年。至是別爲一集。曰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平日奏疏。皆削其稾。詩文雜出。子弟輯之爲河汾集。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二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彌留之際。精神不亂。衣冠危坐於正寢。俄而風雷震屋。白氣沖天而上。而先生卒。訃聞。贈禮部尙書。謚文淸。李文達爲題神道曰。本朝理學一人。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儀封後學張伯行撰。

薛敬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論取友爲學答周秉忠書
與楊秀才書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答侍御王子沂書
與王給事惟善書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與太守李太亨書
再與李太亨書
復李太亨書
復李原德書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戒子書
答李賢司封書
與李匡都御史書
答李都御史書
與李都御史書
答閻禹錫書
答曹安司訓書
答閻禹錫書

卷之二

序
論選序
送王汝霖大尹序
滎陽送別圖詩序
贈王給事中序

御史箴解序
鄢陵縣志序
周氏族譜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務本堂序
送李太亨詩序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送驛丞湯伯瑀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送盛司訓序
送教諭韋穎考滿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五友詩序
送孫先生致仕序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望雲思親序
送林鄭州序
送長蘆陳運副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卷之三

序

送憲副王士悅之任序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送李給事歸省序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送廣西張大參聰之任序
驄馬行春詩序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送侯編修序

送國子生黃勉序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送陳御史歸祀序
送柳御史守制序
送趙司訓序
送司馬訓之任序
送劉僉憲之任序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送陳御史致仕序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送李參政致仕序
送黎參政致仕序

歷亭送別序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送浙江趙大參序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卷之四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柏臺春霽序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送鄭侍郎歸省序
送朱知府赴任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送鄧大參赴任序
送黃僉憲之任序
贈淩大參之任序

送歸州尙司訓序
竹深處序
贈汪德容致政序
送刑部鄭侍郎序
廖氏族譜序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送趙都指揮協贊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尙書江公序
並蒂蓮詩序
送按察使黃公之任序
慶畱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送大理寺少卿序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會試錄序

卷之五

記

游龍門記
拙巢記
篤敬齋記
友竹軒記
愼獨齋記
養志堂記
河南縣清化鎭重修孔子廟記
具慶堂記
絳州重修廟學記
思親堂記
禎槐堂記
邵陽縣重修廟學記
退思亭記
重修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永思堂記
拱北軒記
南軒記
車窗記
愼齋記
藏修室記
慕萱堂記
重慶堂記

卷之六

記

存化書堂記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沂濱書舍記
約齋記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永思堂記
蒲州重修廟學記
游草堂記
榮養堂記
澹庵記
戇庵記
忠勤堂記
雙桂堂記
唐陸宣公廟記
華州重修廟學記
讀易軒記
平陽府儒學重修記
陵川縣廟學重修記
大寧縣儒學重修記
一樂堂記

雙桂堂記
卷之七
哀辭
愚村居士哀辭幷序
王處士哀辭幷序
祭文
遷柩告先考文
祭先塋文
祭王太守文
沅州禱雨告神文
辰州府告神文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祭魏希文文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卷之八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絳州大成廟碑
濟南府重修舜廟碑
東嶽泰山廟重修碑
韓城縣重修學碑
墓誌銘
明故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崔公墓誌銘
墓表
汾陰阡表
趙孟周墓表
故贈兵部主事陳先生墓表
卷之九
箴
謹言箴

慎行箴
懲忿箴
改過箴
存理箴
持敬箴
愼微箴
大理箴
銘
悅心齋銘
勿欺齋銘
惜陰齋銘
恆齋銘
思儀堂銘
孝思堂銘
存誠齋銘

世厚堂銘

贊

獬豸贊
無庵贊
王先生畫像贊
畫龍贊
歸一老人畫像贊
拙巢先生畫像贊
劉紹僉憲畫像贊
御史張勉夫贊

卷之十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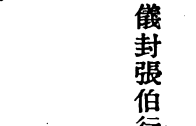
胡氏族譜後
書何原明先生傳後
河崖之蛇

捕虎答
貓說
跋李氏族譜後
韻語
書絳守居園池記後
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
書貞節堂詩文後
書文丞相遺翰後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書嘉瓜集後
題漢武帝迎申公圖
題騎都尉孔勗誥後
書河南參政陳公詩後
魏純傳
蕭都御史傳

蕭敍仁字說
試諸生策一道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弟子全校



書

答陳文原先生書

廣文陳先生足下、前在覃懷、令嗣洎孫高二生至、蒙手書示慰、以先人卽世、致祭且賻、憫恤憂愛之情、溢於言表、且以徐孺子郭林宗之事爲喻、展讀再三、歔欷流涕、於以見賢人君子、篤於始終而爲此超絶之義、獎譽之詞也、感德其可勝言、雖然、孺子南州高士、林宗漢之賢者、孺子生芻之喻、林宗固足以當之矣、若孤子之無狀、不仁不孝、獲罪神明、降茲酷罰、而又故鄉千里、未卽歸葬、羈居南北、禮節多廢、賢士大夫不卽擯斥而棄絶之、幸矣、尙何古人之敢望哉、孤子固不足言、而足下之義、殆無愧於孺子焉、蓋自後世風靡俗失、至有門生故吏、於其師長之喪、尙不加戚於心、況於交游之汎汎者乎、足下與先人非有門生故吏師長之義、特以滎陽一邂逅間、卽傾懷相與、逮茲見背、乃不遠數百里、遣子若生、緘詞致哀、既祭且賻、其於孺子之義、又豈遠哉、是不惟先人及孤子存沒感德、而所謂門生故吏薄於所終者、聞足下之風、亦可愧矣、承書卽當裁答、因來河南收拾行李、遂爾稽慢、今遣舍弟專往拜禮、臨紙不勝哽塞馳戀之至、

伏惟諒察。

論取友爲學答周秉忠書

秉忠司訓足下。前枉書。並詩三章。卽宜奉答。涉春入夏。小有私冗。遂爾一向稽怠。及今重取書詩讀之。往復究翫。乃有以見足下善於交道。甚有似於古人也。又有以知足下力於進修。蓋有出於後人也。嘗觀古人之取友。必擇其可者相與游處。出入往來。誨諭偲偲然。一歸之於義。而所以交贊更修。浸灌滋助。爲益甚大。故其德業成就。光明俊偉。咸有以立於當時。而聞諸後世。曾子所謂友以輔仁。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者此也。後之人則不然。於閎博誠直之良朋。則忌其賢。疏而不親。而獨取夫側僻固陋。圓和輭熟。與己不齟齬者爲契合。羣居旅游。攙挖嬉戲。道說鄙俚。常事不講不學。不規不告。靡靡然率率淪胥。爲愚下之歸。此古之交者所以日益。而後之交者所以日損也。足下以明敏之識。自始與僕相見。及後往來過從。每語必及於學。學必以古道相期勉。今詩中復有多君啓迪之語。顧僕何足以當此。但足下博於納善。過見收采。是以云云見及耳。僕因謂足下交道。甚有似於古人者。此其一端也。又如爲學一事。本其分內。自少至老。蓋無止期。雖大聖如孔子。猶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後之君子。其不逮聖人。亦已遠矣。然方其未得所欲時。莫不汲汲然務速以求之。曰。我善於爲學。一旦得所欲矣。卽盡棄其向之所爲。若無絲毫關諸心者。人或問之。則曰我非不好學也。其如公私多事何。僕謂爲此言者。蓋其立心之初。本不爲己。不過勉強涉獵。以求濟其欲耳。既得所欲。則學於我何有。宜其託此以自詭也。不然。使其眞有好學之心。不以

窮達而易其志。則酬應公私之餘。有一時之暇。卽一時可學也。有一日之暇。卽一日可學也。以至一月一歲。無不皆然。子夏所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正如此耳。又何公私多事之足妨哉。既不能然。則少之所修者。皆不足以爲壯之所資。此聖益聖。愚益愚。而道德事業。益相遼絕而不相及也。足下年富氣銳。雖當羣弟子請業問難之煩。府衞文武交游之盛。冠蓋往來將迎之勤。一不以是自撓。而稍得休暇。卽執卷吟誦。細思乎義理之微。而沈潛乎聖賢之奧。愼察乎言行之閒。而震發乎六藝之音。故見於詩文者。渾樸古老。駸駸乎漸有作者步驟。比向所見者萬萬有加。僕以是謂足下進修有出於後人者。不其信乎。夫以明敏之識見。而知取友之益。以富強之年力。而篤進修之功。誠持此道而不變焉。則他日所至。又豈淺末者可得而量哉。僕忝科名以來。奔走東西。少得親賢之益。舊學荒失。百不一存。追顧前言。良可憎愧。獨於汨汨中忽見有如足下者。能穎然進於此。因是有所感發。而輒復陳其固陋。然已不勉而勉人。又君子之所不與。冀足下略其下體。而熟之復之。固之密之。以需所就。而果有以見古人之可及。而不但出於後人也。瑄悚息再拜。

與楊秀才書

楊生進道秀才足下。先君子未官河內時。先曾與生相識。於時生固有相親之心矣。其後先君子官河內。生遂朝夕相親而心愈篤。及先君子沒世。舊有別業在滎陽。因往治裝。生遂徒步相從。時秋雨積潦。大河北壖尤甚。生泥行三十里。水行十餘里。跋涉良苦而略無慍色。其冬瑄扶先人柩西歸。生送至孟津西山

下流涕爲別。大事訖。瑄來滎陽省老母。生復自河內來。留月餘。既去而往來書問不絕。瑄惟人之所急。惟利與勢而已。生於瑄非有二者可趨。而乃殷勤稠密。相從不厭。如此非篤於爲義。而好衆人之不好者能爾邪。行念方將上京師。愧無以爲意。因略陳其固陋。以爲生勖。瑄七八歲時。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爲大儒。今之人某爲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尙未知所以爲學也。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賢書。曰。此爲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倦則置書枕側而臥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於行立出入。起居飮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爲學之志也。如是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徵密之地。自是以來。激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修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卽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蠢爲知讀經書者。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尙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已者此也。今觀生之於瑄。求之可謂勤矣。然徐察生之志。則所慕者、科名之未得。所急者、文詞之不足。是以求之愈勞而得之愈難也。瑄以謂

不若且置此汲汲欲得之心取四書與凡聖賢書若瑄十六七以後時又加力焉則他日蓄積之深無所不有以其餘施之於辭則析理精切而不差措諸事則典實而可行於以應有司之所求可一舉足得之矣又何科名文辭之足患哉此乃不求之求實爲學之要法也不然涉獵記誦愈勞愈難縱使得之亦何益於人己哉鄙見如此惟深加思勉毋以斯言爲迂而虛用其勤幸甚

答湖廣左布政使李琦書

瑄書復左轄相公閣下今年春吳戶部公至承三月十六日手書示問幷寄字帖藥方一一祇領訖伏惟閣下以魁奇之資宏博之學超邁之識加以踐歷清要久更事任敦裕老成之名允孚衆聽乃者暫輟班行旬宣江漢上爲國家之所倚重下爲列郡之所具瞻英聲峻節颯颯乎實在荆山之南矣瑄以章句之儒濫廁風紀自祇命湖南歲月云邁治效蔑聞仰瞻高義益增愧赧所恃者不欺暗室一事期不負素願與所學耳以閣下於今爲先輩成德故敢輒一道其志茲因戶部公歸便率此奉復幷致謝忱更冀若時保攝爲國自重不宣瑄再拜

答侍御王子沂書

瑄頓首復書侍御子沂足下專人至得八月初一日手書備知體中不佳第以遠道不得即造奉問爲愧承諭訪醫一節沅州衞有一老醫頗練方書拯療頻有效者已令收拾藥劑與同來人起程前去到日伏望高明指示商度用藥勿責近功徐圖其效爲妙僕又念韓公有曰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又頤養之要

節喜怒最急蓋心體虛則內有主而外邪自不能入喜怒節則氣和平而內疾自不能生伏惟足下老成明理之士此皆了然胷中而行之熟者固不待僕之煩言但區區懇愛則願更加意焉凡百語默動作起居飲食皆當寬坦其心調節其氣勿使思慮喜怒與疾氣交戰並爭則小小之恙可不藥而減矣不然藥劑雖良氣稍失和則凝冰焦火恐未易收效也恃在眷私故敢冒罄其狂言惟加察納幸甚瑄再拜

與王給事惟善書

瑄頓首給事閣下去秋歸時承顧送腆賻感德殊深卽日伏惟起居佳勝雖在哀中豈勝馳仰瑄亡母柩尙在淺土以新窆未可卽動移又叔父先來存視亦歿於是兩喪未舉皆人子之大事疇昔忠厚之誨敢不服膺前諭作尊府君處士哀辭謹具錄別紙附寄但愧蕪淺不能有所發揮耳照察不宣

與羅劉張李陳謝侍御

頓首寅契列位侍御閣下瑄以菲才濫廁寅末蒙誨蒙愛極深極厚非筆舌所能騰喻及遭先母亡又承高文哀挽此又刻心不能忘者亡母柩尙在淺土歸葬在開歲秋冬間人便率此奉字以代忱報不宣

與太守李太亨書

太亨足下承以知己之薦受聖天子明命領東南大郡又降璽書褒諭使之乘傳之官千載一遇良在於斯凡百有志孰不興起足下以卓越之資超絕之識清白之行而蘊蓄其奇老其才者將三十年一旦復見用於世將據發其所有見於政事之間赫赫然聲行復播於朝右矣蓋天將大用其人必先拂鬱空乏

其心體雖七十猶未至耄老足下困乏久而通年雖高而視聽筋力未衰晚景功名政恐尚有進於千里之寄者惟遲之幸甚瑄與足下忘年之契白首之交義當出祖以道其行第臺中多事薄晚方歸故專令小子溍奉簡以代敍別到官政暇時惠清教尤幸心照不宣

再與李太亨書

瑄奉書老友太守先生足下自京師一別又十五年矣江南冀北相望邈然向風引領豈勝悵快僕昔在田里時遠辱手書見示幷勞和僕所寄詩展讀再四益深悚企中間乏便人因循未及奉書通問爲罪爲罪僕自罷歸日與老農夫爲伍耕田藝麻築室種樹分將沒齒草野已絕望於功名富貴矣不意去年九月初五日驛使到門催迫上路十月初七日又蒙恩命擢官大理供職以來無毫髮報答抑衰邁老醜強顏班行有愧古人出處之義多矣方將上章懇返初服曾未遂所圖復有川蜀滇南督餽之行於今年二月初九日奔馳上道北山勒移能無厚顏緬想足下輕舟短棹葛巾藜杖徜徉湖山之樂益使人馳望耿耿不能爲懷前教令作所著書序文尚未草艸候南還之日尚當勉副奉寄僕自前歸鄉里喪第四子子婦三人孫二人是皆命也奈何奈何有律詩四首用舊韻皆二年前所作錄別紙奉上僕又近苦臂痛眼花縷縷私情所欲言者甚衆非紙筆所能盡尚乞心照不宣

復李太亨書

復書太守太亨足下今年正月得去年二月手書既承眷譽之過兼以官守見諭幸甚其中有宜復者不

可但已。切觀君子於名位大小閒劇。皆不在已。惟隨其所居。爲所當爲。處之以義。而不咈乎時之宜。斯古所謂不器者然也。若曰某職吾能安之。某職吾不屑爲焉。則是不能隨所遇而裁之以義。顧拘於有用之器矣。伏惟足下以年德之高。處此劇郡。猥日從事於文書訴訟。逢迎候伺閒。似非長者所宜。然揚州爲東南之大府。頤指之吏。自州長令丞以下。莫不承望其風裁。所部比屋百千萬之民。又皆守率其教條。大丈夫官至郡守。其任亦重矣哉。足下尙爾云云者。豈其中眞有不自得者耶。抑姑設此謙虛之言以自誑也。若果有不自得。尤望足下弘古人之高義。因其位而爲所當爲。不以外之欣戚小小者動其心。則不器之君子。非古人之所得專而在足下矣。足下其然之否乎。比有江淮往來者。似聞足下有落落難合之意。此無足怪。古之人或然。足下其益磨去圭角。委曲接之以義。於所不知者默焉。勿與之尙口勝。待小人尤嚴於自治。則於事之大小。似無難處者矣。足下又然之否乎。恃在白首交游。故敢披露盡言如此。若鄙見有未是。閣下其復之。去年九月。在泰安州。燈下忽念缺然久不奉問。似有望於足下者。遂成律詩一首。及今得書。乃知足下眷愛不忘我久矣。因錄前詩附寄。以見區區以小人之心爲君子期也。更冀照察不宣。

復李原德書

瑄復書李公閣下。辱書衆數百言。大意以道學顯晦見推爲念。詞志高遠。迥出恆人所見。竊惟此道出於天命而賦於人。全盡於聖賢。凡六經四書。以及周程張朱之說。無非明此而已。號稱儒士而讀聖賢之書者。曷嘗不欲明是道。體是道。行是道。推是道於人哉。若讀其書而舍其道。乃先儒買櫝還珠之喻。非眞讀

書者也。瑄自少時。嘗有志於此。非敢自謂能與是道也。但覺心之所存。言之所發。身之所履。小有違理。卽一日若不能安其身。此蓋出於道之不能自已者。豈敢借擬古人而以道學自居哉。閣下過與、乃爾云云。徒使瑄撫己增愧耳。若以是聲號於人。必且見怪見鄙。不斥之以爲狂。卽笑之以爲迂矣。深願閣下不以云云者布於人也。往年河汾之會。漫語及此。亦六經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書。世儒之所共讀共談者耳。非瑄之所獨見也。閣下遽爾云云。豈以瑄誠深於是哉。而今而後。更願閣下以衆人視瑄。或欲往來講切是道。但當熟讀。凡聖賢之書。一字一義。灼見下落而體之心。體之身。繼之以勿怠。則推之人者不外是。而所學皆爲實理。雖不言道而道卽在是矣。顧瑄有志於是而未能也。閣下其察之。人行匆匆。奉答言不能盡意。閣下其復之。瑄再拜。

答司封趙主事子聰書

瑄復書子聰年契足下。去年秋。官張公來。承手書惠問。展讀再四。辭義懇款。厚德其曷敢忘。但稱道云云。則非瑄之所敢當。第因每年巡歷所部。稽於奉答。愧歉尤深。伏惟足下叅世以來。詩書是襲。德善是崇。繼忠繼孝。進而登顯仕。獲重譽者。代不乏人。至足下又以學行之美。誕繼家聲。凡在交游。孰不欽仰。況瑄與令先兄侍御爲同年進士。與足下爲同年舉人。兼兩同年之好。是宜企慕之私。又非他比。但愧瑄年來學不加進。德不加修。有負先侍御以洎足下素所知耳。足下或以爲尙可規教。時及誨言。尤幸。餘非所敢望。秋官公還。率此奉復。照察不宣。

戒子書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游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游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習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

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答李賢司封書

瑄奉書司封李先生足下。自河汾之會。卽相知不相忘者。十餘年矣。非以志同氣合而然耶。及瑄來山東。又承手書。切磨斯道。益荷知己之不忘也。前年至京師。極欲面悉。凡紙筆所不盡者。未幾又歸山東。回想風度。豈勝悵快。去年春。左方伯王公來。又承書見示。首論居敬窮理之功。次諭所得之大。終及省察之要。義利之分。而謙謙又若不敢與於斯者。益見足下所志者。皆古人之志。所求者。皆古人之道。與汲汲於尋常之所爭者。相去百千等矣。第書旨宏博。未易了悉。謹取其中三四條。奉答於左。伏惟擇焉。是道之大原於天。具於人心。散於萬物萬事。非格物致知則不能明其理。故大學之教。以是二者居八條目之首。然非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則昏昧放逸。又無以爲格物致知之本。程夫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正欲居敬窮理。交互用力。以進於道也。足下論爲學之道。首及於此。誠得程夫子教人之要旨矣。又能尋此而進焉。他日所至。其可量乎。足下又謂忠孝大節。固不敢虧。聖賢細膩工夫。決不能到。乃足下自謙之辭耳。朱夫子有言。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是則大節固所當盡。而細膩工夫。或者亦不可不勉也。足下又謂動作毫釐小差。忽不知墮於爲利之域矣。足下省察工夫。至此已極爲親切。更加以精辨持守之力。必能爲己而不爲人也。爲義而不爲利也。伏惟足下氣清而才敏。識高而志篤。切切焉恆以是道是知是行。是相講磨爲務。所謂汲汲於尋常之所爭。無以干其中。譬之入海者。旣識江河之正道。又得舟楫

之利器。循焉而不已。其至也不難矣。孟子所謂豪傑之才。朱子所謂百世之下。神會而心得者。百千年間。豈無其人乎。非瑄所敢知也。瑄愚僻無他才能。獨於爲學一事。實非他好所能尚。但乏明師友以正其是非。以此不敢果於自定耳。年來忽得高明如足下者。數見教示。誠孤陋中之一幸也。繼自今往。尤有望於足下矣。近者左方伯王公云。得足下書。且附問瑄以爲人少知者。瑄以謂學求分內事耳。知不知何與於己哉。但足下見愛之過云然耳。往年舟中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錄別紙。幷謝奉答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與李匡都御史書

瑄奉書都憲李公行幕。成都一別。又數月矣。慕仰之私。與時俱切。卽日伏惟駐節山閒。部分諸將。必有奇策以羈叛蠻之首。溪峒行且落然無警矣。鄙意猶以爲蠢茲醜類。與其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高明以爲何如。勉而行之。大功可立。況此小寇。烏足置齒頰哉。瑄自永寧至瀘州。感暑瘧。寒熱大作。數日幾不可支。今雖稍愈。正氣尚未完復。猶恃粥以保養耳。餽運一事。猥承公牒。悚息尤深。但邊衞武夫。不諒鄙意。致此有煩言耳。茲敢輒用公牒。干瀆左右。想發封爲一笑也。凡百瑄所不及。更冀見教爲幸。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瑄雖不敏。常奉教於君子矣。率此奉狀。伏惟照亮不宣。

答李都御史書

瑄書復都憲李公足下。專人至。持手書見示。首敍向日鄙作之贈。追念蕪陋之辭。祗增愧耳。奚足以言詩

文哉。且承諭招徠叛亂戎獠。次第款服。虜去人口。大半放還。尤可見足下能布朝廷之恩信。不煩一戟。不勞一兵。從容指麾。使一方反側異類。感德革面。唯唯來歸。自非足下平日忠信孚於中而發於外。安能致彼孚化之若是乎。瑄近日遣小吏奉書往。中間亦謾陳振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布誠信以結其心。觀足下此舉。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君子行事適機宜。尤使人敬慕之無已也。昔趙充國討叛羌。緩於攻戰。但撫其渠魁而坐使其黨類解散。湟中既安。振旅而還。朱子大書於綱目以美其績。以此見安邊境。治蠻夷。蓋以懷柔爲先。不以攻戰爲貴也。足下此行。深得安邊之計。垂聲竹帛。又豈多讓於古人耶。瑄近日賤體失養。感瘡疾。連發數日方已。足下遣專人垂問。感德其又可忘。足下師還有期。會晤非遠。縷縷餘情。尙容面布。人還。先此奉復。尙冀照察不宣。

與李都御史書

近日江安驛丞持黎果自山中來。又承垂問。感德愈深。恭審足下體中亦小不佳。想行卽平豫。大抵山中林嵐蓊鬱。無所發泄。其氣最能中人。日來殘暑蒸熱。亦能爲瘴。足下體中不佳。豈以是二者耶。不然。或積勞軍旅之事所致也。瑄少多與名醫往來。頗諳醫道。大抵感冒之疾。三日之前。只宜用辛涼之藥發散。三日之後。宜和解。有內證可下則下之。切不可用乾薑附子諸熱性之藥。若服熱藥。則病勢必增。蓋感冒始終只是熱疾也。俗醫不知此理。謂在表爲陽爲熱。在裏爲陰爲寒。失之遠矣。外此卽是雜病。有方可療。亦宜愼擇其藥性之良者用之。以足下之高明。必了然於此。固不待瑄之瀆言。然私意亦欲少致懇耳。又朱

子與黃子耕書曰。凡病中一切事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温暖。卽漸見功效矣。此亦調攝之一端也。瑄疾雖平復。尙未任勞。相去數程。未得趨問。爲愧良多。茲遣專人以代申問之敬。尙冀爲國自重不具。

答閻禹錫書

瑄再拜。書復廣文先生禹錫足下。自來金陵。未及一年。三辱手書示問。重敍河汾之會。以及瑄之出處。藹然忠厚之意。溢於言辭。爲荷不淺。但前後所推許者。皆不敢當。瑄本世俗之學。中年稍知理趣。而卒有所未得。亦僅置於心而不忘耳。承諭所學之正。進修之篤。敬羨敬羨。第別紙所錄釋毀賦。多用騷意。竊惟古人爲己之學。於人之知不知。與夫毀譽之言。皆不足以動心。若此賦之詞。似有激發不平之意。得不爲此心虛明之累乎。所望一切除去此意。日求吾所未至。使反身誠而樂莫大。則彼毀譽之言。烏足以動吾心哉。第二書又謂學徒告以微妙。茫然若夏蟲之疑冰。是誠然也。夫以子貢之高識。猶僅克悟性天道於晚年。況他乎哉。程子終身不以太極圖示人者。正謂是耳。故教人之法。最宜謹其先後深淺之序。若不量所至。驟語以高妙。不止不能入。彼將輕此理爲不足信矣。其他書辭。不能盡答。惟所學之正。進修之篤。他日所就。殆未可量。固非老拙日退者之可望也。所求文獻通考叢辱二書。叢辱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不約。殆非理學之所急。良輔亦有二書見寄。尙未奉答。茲因鄉人辭生之便。率此奉復。尙冀心照不宣。

答曹安司訓書

書復廣文曹司訓。近得書。歷敍游宦鄢陵。見慕之切。且極稱道區區行己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一。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面。特以鄢陵前後風聲相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閒於疏數也。所要作殷少師比干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於先聖孔子之言。後人雖欲重叅其辭。諒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果於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答閻禹錫書

廣文閣先生足下。別來數年。以氣味之同。未嘗少忘於懷。兩年連得兩書。乃知足下之見愛。亦如愚老之思足下也。但前後所稱道者。皆不敢當耳。承諭陞清秩。得以所學勵英才。樂可勝道耶。又諭取朱子文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庵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爲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於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敬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率此奉復。欠備。惟心照不宣。

薛敬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論選序

昔眞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爲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於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答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辯。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於以示愼重耳。我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卽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諦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爲歎。鄢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爲一編。余閒閱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於是爲之序以冠其端云。

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說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橫等家悉皆禁黜內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說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之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歧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無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係爲甚大也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莊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愼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理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愼所覺哉

送王汝霖大尹序

余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六人傳又讀東漢書見循吏十二人傳以謂兩漢治最近古何賢守令落落如是耶蓋人才之難自昔然也我皇明綏萬方與百度凡任民社者尤重其選余生也晚愧不得徧識天下賢

豪之士。獨於余邑大尹王公。幸知其賢焉。往年余在河南。鄉人至。談公之賢不容口。當是時。余固聞其名矣。猶未得其爲人也。其後公朝京師。往來河南道中。連得兩見。耳其言論。目其威儀。余又得其爲人矣。猶未知其政也。又二年。余歸故鄉。謁公於公署。退觀其所以設施者。肅之以威而敷之以和。威故鄉豪市猾。破膽滅迹。莫敢售其奸。和故愿民弱姓。安於里閭。無呼號頓捽之擾。至是於公之政始得其詳焉。自是別公去。逾數歲。今年冬。復歸河南之鄢陵。則公之威惠在人心者。益深於前矣。余既隨計不可少留。公亦將考績天官。余恐公之政將移於他。而與吾民之思也。遂歷道余之知公者非一日。以爲公贈。且志於私牘。以俟夫太史氏之筆焉。

滎陽送別圖詩序

侍御劉公丁內艱。服闋。豸冠繡衣。將歸於朝。士大夫相與載酒殽餞於滎水之濱。酒三行。縣令沈君言於衆曰。古人之別。或爲文以暢情。或爲圖以狀景。皆所以篤交道寓不忘也。今茲侍御公之行。不有圖而歌詠之。又豈古人爲別之義哉。於是命工繪滎陽送別圖。俾序其端。余觀圖之所載。山之高。水之流。煙雲草樹之相滋。人物舟車之髣髴。其於臨別之景悉矣。若夫贈言之重。祝規之情。則豈圖所能顯哉。此既圖而必申之以辭也。侍御公少游庠序。有聲。及登臺署。簡默莊重。明敏寬恕。風節固已表著於時矣。是行也。益當攄誠竭忠。登進才賢。屏黜姦宄。大振風紀。俾事業聞望。偉然赫然。炳如丹青。傳之信史。則是圖與文。併可以爲後日之美談矣。士大夫之工乎詩者。歌以系之。

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秏加之一勺則滿者蹙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衆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衆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今之校官俗嘗爲冷職恆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得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爲人謹於自修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修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恆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擧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歎曰人臣之歷閽闥登玉階載筆紀事恆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濫無二致處卑顯爲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禦史箴解序

御史箴者。元張文忠公所作也。公爲御史時。嘗著風憲忠告。以明風紀之要。又作是箴。幷以致戒焉。大義言御史之職。關係甚重。任是職者。當思其重而爲所當爲。戒所當戒。其言簡。其理備。其詞直。其義切。誠憲臣之藥石也。公既沒。而其箴盛行於世。今內自臺署。外及臬司。以至憲臣之家。靡不列之於屏於几。以比韋弦之戒。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信矣。余以菲才。承乏風紀。恆誦是箴。以攻其過。暇日復述前聞。爲集解以釋其義。雖於文忠公作箴之意。未能盡得其蘊。然讀是箴者。誠能因是訓詁。以翫其詞。求其意。反諸身心而自省。則當爲當戒者。固已不昧所從事。又能歷覽忠告全書而有得焉。則於風紀職業。爲可擧矣。

鄢陵縣志序

郡邑之有志尙矣。任土作貢。見於夏書。九州之土。九野之星。掌之周職方保章氏。自漢以來。作史者亦皆有志。以載當時之土宇。雖郡邑之名或仍或革。至於上則天文。下因地理。區宇一定之宜。則有非私智所能改易也。我皇明肇一四方。極海內外。畢載圖籍。幅員之廣。前未之有也。皇上臨御之十六年。爰命天下儒臣。考郡縣廢置之由。與夫山川風土之類。編集以進。於時鄢陵司訓王惟善實修縣志。奉命惟謹。乃摘抉經史。詢諏故老。撫遺事於刓碑斷石之間。訪陳迹於荒墟廢址之內。彼此更定。其是非古今互求其實。迹提綱擧目。細大不遺。凡邑之肇置本末。與夫分野所屬。山川所表。溝池土地之綿歷。戶籍貢賦之盈縮。風俗土產之宜。宦迹人物之衆。縣治庠序壇壝郵傳瓶建之始。僧寺祠觀橋梁陂池存毀之迹。仙釋之有無。文士之題詠。靡不博采而備錄之。再閱月始克成編。乃繕寫爲帙。上之朝。復將鋟版邑庠。傳之永久。遂

屬余序。余謂蘭亭之會。茂林修竹。崇山峻嶺。游觀之樂耳。好事者猶圖而記之。以傳於後。況茲一邑之志。有稽於古。有考於今。其可尼而不傳哉。是書也。俾邑之人覩其山川景物。則堅其安土樂業之心。觀夫忠良孝義。則興其去惡向善之志。是又豈非政教之一助哉。是爲序。

周氏族譜序

上饒周秉忠示余族譜一帙。求爲之序。余觀秉忠先世家於上饒者。歷年滋多。譜所謂元溪者蓋其宗。而元溪之分。則自學錄公始。學錄公以文學顯於宋。而其後蟬聯相繼。各以儒吏醫術著稱於時。傳六世有安世者。號觀復翁。於秉忠爲高叔祖。乃始纂集聞見。以譜其世而傳諸家。至秉忠先君子。復取觀復翁以降宗系之未登於譜者。條別以附。秉忠又取其先君子輩行及其昆弟子姪。各以序列於後。由是周氏之譜。克完無漏。嗚呼。若周氏之祖子孫。可謂善於繼承者已。余於是因有感焉。嘗觀世之人。莫不欲蕃昌其宗支。殊不知積於前者淺以狹。其如後之人何。譬之於水。捧塊垒石。爲尋丈之沼。所瀦不過咫尺之深。決而求其流之長。不亦難乎。周氏則不然。自學錄公以來。咸有所蓄而未施。其積之富。殆若長陂巨浸。固已汪洋浩渺而廣且深矣。今秉忠始復以文學奮迹科目。遂有分教之命。周氏之積。殆發於秉忠乎。吾見其沛然奔放而莫之禦也。然周氏之積而發者固可驗。使秉忠之後。遑恤厥源。而決之不已。則廣且深者。亦將有時而竭矣。惟能因余言以歷覽其先德之懿。以世濟其美焉。則源益長。周氏之發。庸可既乎。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周氏亦云。是爲序。

送孟縣令林君致政序

聖朝稽古典禮。以正百度。士之入仕者。進有祿秩之加。退有引年之令。所以始終優禮臣下之意。可謂備至也。孟縣令林君。一朝以年逾六十。將請於朝。如引年之令。於時郡之交游來徵詞以贈。且言君之歷官久矣。然所至必有聲。司委積。理簿書。雖卑必舉其事。知大府毗守政。隱顯不易其心。孟縣號爲繁劇。自君來治之有法。坐以無事。上下咸才其爲。吾輩誠重其能而賢其去。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士君子於進退之際。尤所愼重。觀林君少而學。壯而仕。老而罷。克保始終。無悔吝之及。非愼且重者其能然乎。是行也。不日得請於朝。榮歸故里。見平昔之交游。集鄉閭之子弟。樽酒之閒。尙當明告以聖朝養老優賢之意。使皆勉於忠。勉於孝。相率爲禮義之俗。則林君於退歸之際。亦可重矣。

務本堂序

務本堂者。揭萬英所作也。萬英世家撫之臨川。作藏修之所。盛蓄書史。將以講復思繹。浚其德之源而導其流。遂取有子所以務本者名其堂。永樂甲辰冬。萬英來省其兄於覃懷。因繪其堂之臨據閒以謁余。求爲之言。余遺之言曰。子不觀夫穡人之治田乎。是穗是蓑。不少自懈。雖有歉歲。不能爲患矣。君子之爲學亦由是也。耕其理義之田。勤力約取。不侈乎外。惟事乎中。凡汲汲於朝夕者。惟以修德愼行爲務。蓋德行者。萬事之本也。本立而道之行。將若水走壑。火燎原。安往而不達哉。或不能務其本而欲道之行。猶農夫忘穗蓑之勤而欲有秋成之望。烏有是理哉。萬英旣取古賢者之格言以名堂。其必視名思義。務所當務。

勉之又勉。不責效於旦夕之間。而收夫遠大之獲。則穢蕘之積。不可一二數矣。韓子所謂養其根而竢其實者。萬英其深念之。

送李太亨詩序

余往歲侍先君子游玉田。玉田多四方賢豪之士。余皆與之交。而親且厚者。則濟南王君素亨。大梁范君汝舟。東萊魏君希文。永嘉徐君蘊夫。安陽范君仲仁。洎今海昌李君太亨而已。諸君子皆年德老成。余獨以稺昧居其間。往來相得懽甚。其後素亨以薦舉進。余以先君子官滿去。太亨之吳。汝舟之汴。希文南行。獨蘊夫仲仁尚留玉田。而吾六七人者。千里相望。邈不可即。追念往日從游之樂。可勝慨耶。今年春。余重遭大故。居憂覃懷。而太亨李君。乃自吳抵中州。走數千里。取酒爲文以祭先君子。幷以慰余於哀次。嗚呼。徐孺子之行。不見於世久矣。而李君獨爲之。嗚呼。世豈復有斯人者乎。余因念疇昔與諸君子相得甚厚。數年以來。各縻於事。不可驟見。而乃獨得與李君相會。是又足以感余哀荒離索之情矣。於其歸。遂銜哀書此以贈。而復伸之以詩云。

送王世寧歸覃懷序

古之爲士者。既自廣其學而充其道矣。進而有爲也。必以其義而推其有於人。人至於得失之際。初無介於懷焉。後之人不然。修於己者不力。而僥倖於名位之得。得則意氣橫肆。以矜賅於庸人之耳目。以求遂其朵頤之利欲。而及人之實未必有也。不得則悄然憂。爽然歎。立若無所自容。人之度量不同有如是哉。

覃懷王世寧。其先業醫。嘗有隱德而未之報。至世寧乃能篤志於學。今年秋。以郡庠弟子員。一舉而遂登於鄉。選人皆謂是故家子。能享其報矣。及歸。道由鄭之滎陽。余往與之有舊。重其歸。因遺之言曰。人之學有得焉。而或未遇於時。不足爲歉也。學未有得焉。而或邂逅利達。不足爲多也。惟學得焉。時達焉。則於義爲合。向所謂古人之進止如是耳。世寧幸生休明之時。涵泳詩書禮樂之澤。一舉而遂得名於薦書。其於進而有爲之義。將階於此矣。雖然。予將進世寧於道。進於道。殆未可以是自滿也。歸見鄉人有以榮且處見稱者。世寧愼勿信也。惟當益增其所當務。等而以義進。他日推其有於人。若高山出泉而勢莫能禦。斯庶幾乎古人矣。余請書此以俟。

送驛丞湯伯瑀序

皇明有天下。極海內外咸爲編氓。內之政教號令。頒布於四方萬國。外之華蠻臣妾。展覲修貢於天朝。肩摩踵接。輦出道途。以故傳置之設。布滿區內。川浮陸走。遠近分合。脈理牽聯。雖南北東西。歧路若錙銖然。而無不川匯雲集。會同於輦轂之下。是則司其事者。雖不若顯且尊者之所爲。而有關於政務之萬一。要亦不可少也。滎陽索亭驛。當東西之衝。軺驛尤劇。所職或匪其人。往往屋宇穿漏。弗可居。稟餼匱竭。薪芻空疏。使至無以資。馬瘠尪駑老。不任乘服。而往來塞滯。大不稱設傳置之初意。湖南湯伯瑀。以敏幹給差藩司。三年。遂來丞茲驛。及至。顧視室屋之缺穿者繕補之。餼饋委積之空虛者充牣之。廐芻完富。馬息以逸。凡百器用。無不新好。由是使至。如得私家。其去如馳風雨。前之積弊。一皆刮去。而伯瑀又能事長上以

謹愼。接過使以卑遜。交朋好以然諾。故尤得稱於衆。今年秋。以考績將謁選曹邑之交游來請文以贈。余觀伯瑀之勤事若此。其可謂能擧其職。而不失傳置建設之初意矣。如是而進於選曹焉。有不尤其績者乎。遂書此爲考績序。

送永和湯大尹序

余少游中州。則聞大梁爲古今名藩文獻之所薰陶。耳目之所觀化。類多秀特俊偉之才。其後余亦與試於河南庚子之秋闈。見大梁之士。儀觀偉雅。言談詳緩。及掉鞅場屋。文詞沛發。榜出而開封祥符之士。於他郡邑倍焉。余益信大梁之多奇士。非虛語也。明年余忝科第歸。遇大梁湯自新於滎陽。目其容粹而豐。聽其言簡而切。扣其中則所出未已。視余庚子同登士。蓋莫能先後焉。余又知大梁之奇士。不止於疇昔所見也。自後余歸河津。有來自永和者。因問湯公之政。則稱善不容口。余又知湯公習於從仕者。蓋有所自也。今年余赴京師。道出永和。入其境。見其墾田多在山石險側間。坦夷者十無二三。問其吏。則牛力所不及者。皆斲垡以下種。余以謂有如此民。必艱悴流徙者多。及過巖穴山溪之居。則見老農父母兄弟妻子。毳帽褐衣。饘粥菜羹。飽煖自足。而無一家之外徙者。因怪而詢其故。則曰。吾邑有賢侯焉。自來視事。刮絕羣弊。爲農者惟務供租給役。而無肯吏漁獵之擾。爲兵者安於戍役。而無軍將徵索之苦。凡吾民所以優游林壑。得自力於山田者。皆侯之惠也。是以田雖險瘠。然易治。既至。故年之所入。亦足以自給焉。人之所以無轉徙離逖者此也。及至其所治。則見其爲政簡而不煩。寬而有法。余竊自歎世之有司。朘人益己。

視民之飢寒流亡。略不加恤。此誠何心哉。湯公乃能化磽瘠爲豐熟。撫疲困爲安佚。致人稱道。先後遠近。同然一詞。非盡心撫字者能然耶。余益以信大梁之奇士。不但見於問學儀觀之美。而又能措諸行事之實爲可羨也。湯公今以三載報政天官。余見其書。最而歸。益勵初政。九載陟明可期。異日事業成就。未必不爲大梁人物之秀者也。余故書以贈。

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勳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恆態也。余竊以爲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官。雖無倖冀。或有時而自至焉。於以施其所有。則何勳業之不立哉。今年冬。余與盛君文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修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校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官。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勳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

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并以爲丁君勖云。

送教諭韋穎考滿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修擧。職誠修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況崇資巨秩哉。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祿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汎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修其職者不其尤難哉。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閒。前汾右黃。襟帶合流。北則大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於人者比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擧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韋君穎。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游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游抵鵲合浦。而珍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於時。其不捷而退修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羣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子。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爲無忝矣。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與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顏接辭。故於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強而言。況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愼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贈蒲州劉太守序

古之所謂賢郡守者。非爲其能督租賦、修簿書、謹期會而已。必其能安民庶、宣教條、廣德化、革弊政。使闔境悅服而始得稱爲賢焉。蒲之爲州。在山西爲巨郡。然其間河山間隔。土地狹隘。多瘠原鹵隰。而人之生齒爲尤繁。以不加多之土地。而有日益之生齒。耕作少怠。則其歲之所入。率不足以給公私之需。而重以黠吏奸民。舞智乘勢。搖毒害政。是以瀕年民多失其所。延安劉公九成。以卓拔之資。挾有爲之才。來守是邦。詢咨境內。恤民生之如彼。知弊政之若茲。遂精心勵飭。以民事爲己任。行視境內。勞相耕作。民食或艱。卽爲之纖悉經紀。使有無相資。俾無流逋之患。暇則集令佐耆老。告以國家典章之具。德澤之深。期與共遵約束。以修禮義廉恥之節。以興孝悌忠信之俗。郡邑之中。有猾胥奸民干紀害政者。必挫抑而芟除之。由是地雖瘠狹。作治以時。而歲入倍常。教條敷布。德澤下降。而人安其所。姦豪屏迹。弊政清雪。而民害不作。官僚相與稱其賢於庭。民庶相與歌其德於野。聲名聞望。孚於遠近。雖古所謂賢守者。蓋不多過也。今年夏。以三載述績大庭。天官既最其績。而俾之復任。蒲士之在太學者。咸來徵文以贈之。余亦郡人也。往年嘗歸故鄉。見劉公桑桑焉。故知其政爲尤詳。於是述其循良之迹。有似於古人者以告公。且以爲公他日陟明之張本云。

五友詩序

余居沅州之憲署。以地極僻遠。罕得與名卿碩士相接。恆懼有過不自知。知而不能改。或流於小人之歸也。因取凡古聖賢書。列之後堂。公退則俯而觀。仰而思。往復熟誦。以求其義。或言行有未當。則質之書。以

去其非而趨於是。視書蓋若嚴師而不敢慢焉。堂下有芳池。池側有竹梅蘭菊四種。池中有荷蓮數百本。合爲五物。列植上下。更秀迭茂。余每讀書覺倦。則步廣庭。臨清池。顧諸花木而樂之。既而自謂曰。古之君子。未有不資師友以成其德者。今余亦既取古聖賢書以爲師矣。獨未得夫良友以自輔焉。念彼五物者。皆稟天地之氣以生。乃植物之君子也。苟取其德以自輔。豈非僻遠中之一助歟。故余之心或曲而未直。塞而未通也。則友竹之勁直中虛。以端其曲而開其塞焉。余之德或雜而未純。同而諧俗也。則友梅之清白絕俗。以滌其垢而勵其介焉。以至友荷蓮之中立以端余志。友蘭菊之芬芳以潔余行。是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也。若夫友竹之操。可以閱歲寒。友梅之味。可以調鼎實。友荷蓮之娟秀不妖。可以發文藻。友蘭菊之風致高閒。可以安雅澹。又皆五物之有益於余者焉。或者疑曰。人之取友。賴其忠告之益耳。彼五物雖有是美。而實則無知。子或有過。彼安能有以勵子乎。余曰不然。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亦豈有知。而能勵於人乎哉。特取其動靜之性。默有契於仁知耳。余與此五物者。儼然相對。因彼識此。方將去喋喋多言之煩。希心領神會之妙。兼取博采。其德約而總之於心。以輔余之不及。又豈待發於聲見於詞而後喻耶。疑者乃解而退。遂與五物者序列拱揖。結爲良友而求正於書。又爲五詩以固其交云。

送孫先生致仕序

壯而仕。老而歸。此人情之所願。而今昔之所同也。然歸之道雖一。而其樂則不能無異焉。極田宅之廣麗。誇僕馬之盛強。橐金珠。積錦綺。矜器玩。美服食。窮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以自佚於禮法之外。此衆人之

歸所以樂得其欲者然也。有廬可以蔽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彈琴於桑樞甕牖之間。以歌先聖賢之德音。以頌太平之治化。老者愛而幼者孝。賢者親而愚者化。廉讓敦厚之風。薰醲乎里閭之間。稱爲鄉先生。而名永長存。此君子之歸所以樂得其道者然也。先生以碩學耆德。給事黃門。典歷教職。凡三十餘年。一旦以年逾七十。辭郡博而去。朝廷例優之冠服如舊。詩書滿載。而行橐蕭然。持此以歸於吾前所稱者。固非先生之所好矣。於吾後所稱者。非先生又誰望之。先生行有日。交親重先生之歸者。咸圖爲詩歌美之。而屬余序。

送寧海令季復春序

侍御張君勉夫與余爲同官。閒語余曰。吾鄉先達有季復春公。老成士也。自永樂初已登名薦書。又三年。爲尚書戶部主事。已而退返初服者數十年。復春公處之泰然。不以去官有纖介不豫意。其志益篤。行益修。學益勤。聲名侈於時。宣德改元。詔自廷臣以及外藩臬咸得舉所知。無閒疏遠。時有以復春公名聞於朝者。乃徵詣天官而集試之。試既徹。復春公之作。獨拔於衆。遂有寧海之命。或曰復春公故卿屬也。以是來而遠宰海瀕。得無介於懷乎。釋者曰。不然。君子出處。榮澹遠邇。當一安於義命。若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悲。其能免韓公之譏乎。且復春公方返初服時。尚澹然若將終身。況有百里之地。領一邑之民。教化於是焉布。刑政於是焉修。財賦於是焉出。民之休戚於是焉係。古所謂親民之職。蓋莫先乎是。而復春公又豈不快於是哉。未幾果有以寧海之政傳於京師者。始信復春公能安於去就。而盡心於民

事。如釋者之云。先是國制才能以拔擧進者。秩滿仍一考焉。所以重任使也。復春公今年春。如例集試闕下。奮筆渙辭。若不經意。而語甚驚人。既而將歸所治。朝之縉紳大夫故與公游者。咸欲文以張之。今吾若同官且相好也。幸爲一言焉。余曰。君子不苟毀譽於人。文辭之宣於紙筆。毀譽之章者也。吾素與復春不相識。苟徒侈詞以諛之。不幾於前之所譏乎。雖然。余有居一於此矣。勉夫信人也。觀勉夫之不苟。則其所稱道必不苟矣。遂次第勉夫語。爲復春還寧海序。

望雲思親序

昔狄梁公登太行。顧瞻河陽。白雲飛繞親舍。凝立者久之。後世思親。有以望雲自名者。遂以爲故事。蓋慕梁公之風而興起焉。余以謂人子愛親之心。蓋出於天性之眞。而不能自已。其或至於暌違膝下。爲時久遠。則其思之之切。蓋有隨時感發而不可抑遏者。又豈必登高山望白雲之繞親舍。然後可以動其念哉。然則梁公白雲之思。特其一時之興。前是無時而不致其思者。固可見矣。是則後之君子。求梁公思親之實可也。慕梁公思親之名不可也。余友鄭君元吉。爲其友崔志剛氏。求望雲思親序於余。造余廬而請者。四五至而不厭。余竊念素與志剛不相識。其思親之慕。名與實皆不可知。獨所謂愛親之心。出於天性之眞而不能自已。人皆有是。非特志剛有是也。志剛家山東。二親皆安好無恙。而志剛游太學者有年。親舍邈在海岱之間。音容久曠。定省久疏。則所以思之之切。固宜隨時感發。初不待於望日雲之飛揚而後動其念也。而猶以是自名何耶。豈慕梁公之風而求其實邪。志剛其加勖哉。他日著忠節。建事功。而可垂之

後世者。未必不自於望雲思親之實之心之推也。是爲序。

送林鄭州序

余少游中州。每愛其風土之渟厚。民俗之簡質。最易導之以善。鄭之爲州。當汴洛襄鄧之會。爲中州之名邦。其土厚。其民渟。所謂易導之以善者。尤莫易於是。先是爲之長者。或匪其人。率多任苟簡自恣之爲厲威猛暴悍之氣。專尙箠笞。而強民以必從。民或不堪其擾。而至於有言。則曰俗之訛漓焉。民之刁詐焉。甚至薰灼其心。相伺如仇敵。兩敗俱傷而後已。是豈長民寬厚之道哉。余友林君文載。往年與余同考於春官。其資敦厚而深於學。其言簡緩而中於理。既舉進士高第。又從薦者言。遂來知鄭。自初視事時。余嘗一過之。固知其設施蓋以寬厚爲主矣。又數年。過鄭者衆。衆閒止郊境。見田夫野老稱林君之美者不容口。問其故。則曰租賦之入。他郡之急也。吾侯則緩之。期會之集。他郡之迫也。吾侯則寬之。卒之急而迫者。民或不堪。流而之他。緩而寬者。從容勸率。事亦無不集。民亦不告病焉。又曰。他郡守倅之於民。或漫不加喜戚於心。吾侯則溫恤之意。常溢於色辭。又曰。吾侯高大深遠。蘊於內者。固非野夫小子所知。其寬厚之政。卽衆所共知見者。灼灼如此。蓋不可掩也。余惟國家列聖相繼。簡任庶僚。尤重守令之選。近日復詔自三品以上官。始得舉可任方面郡守者。夫以郡守而儕於方面。其任之重也日益加。使皆得如林君之寬厚者居是職。則雖難治之俗。固無待厲威尙猛。而事集民安。況易導以善者乎。今年春。林君來考績。余素重其人。遂告以余之所知者。復申以國家任用郡守之重。林君其尙思所重而益加勉焉。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閒。雖不可以風土拘。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岌嶺奇麗瓌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鍾於人。如蜀之岷峨連聳。大江小水。綱紀其閒。則其產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楩柟樟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舉。我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是不特山川爲然。蓋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閒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闈。歷歎大僚。其質魁乎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叅官至閩建鹽運司副。人不告勞而鹽利足。未幾丁內艱。起復爲長蘆運副。人皆謂袤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尋常百千等矣。陳君愀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況鹽鹺特財用之一端。怠其事而置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於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鹽利足。斯爲善於理財。吾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余。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秀。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公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頡頏於蜀先君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爲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於衆。余與之游好加密。知其爲人質厚

而行方。心平而言眞。其與人交。惟可否是從。不以勢利重輕。有纖芥厚薄意。其有不合。雖富盛鄙斥之。不少假借。余時已知其處心行已近厚矣。又數年。余中鄉舉。克庸充貢士。同待試於春官。日相會處。談笑懽然無閒。既而余忝科第。官御史。祇命湖南者三年。歸而克庸適有定襄之拜。玉田士子之官於四方游於太學者。咸推勉克庸。而屬余道其行。夫以余之知克庸者已十餘年。而一旦克庸有官守焉。有民社焉。則余心之樂爲何如哉。雖然。余之樂。非樂克庸之有是位也。樂克庸將推其所得於人人也。夫士之窮居不苟。則其達也亦不苟。克庸之不苟於前所稱者。固可見之。今之爲縣。蓋必能砥正身心。檢察左右。明謹條章。流宣豈弟。要使方百里之民。知聖天子仁愛元元之意。異日惠在人心。聲流朝右。則克庸自立者益不苟。而余之知克庸者亦不妄矣。苟徒榮其名。沒其利。而不恤其所當爲。非所樂於克庸也。是爲序。

送長蘆陳運副序

西蜀多佳山水。而名賢偉人繼出其閒。雖不可以風土拘。蓋亦得山水蓄積。疏通秀麗之氣居多。昔韓柳二子。亦謂岌嶺奇麗瓌偉之物。不能獨當山川鬱積磅礴之氣。而必鍾於人。如蜀之岷峨連聳。大江小水。綱紀其閒。則其產物之盛。又豈特丹砂水銀楩柟樟梓之類。所能當其秀哉。宜其名士代出。如相如子雲范蜀公父子之徒。不可勝舉。我皇明混一區宇。三光五岳之氣完而賢才盛。則蜀之產士。是不特山川爲然。蓋又會乎氣運之隆也。侍御范公循蜀之良士。閒語其友人陳君子布。發迹鄉闈。歷歎大僚。其質魁乎其端重。其才卓乎其幹給。叅官至閩建鹽運司副。人不告勞而鹽利足。未幾丁內艱。起復爲長蘆運副。人皆謂袤海之利。甲於天下。陳君此行。必能增羨餘。加尋常百千等矣。陳君愀然曰。足用在乎理財。理財在乎安人。人安矣。財用寧有不足者乎。況鹽鹺特財用之一端。怠其事而置其用。固不可。羨其數而病於人。尤不可。要必人不知擾而鹽利足。斯爲善於理財。吾雖不敏。固常奉教於君子矣。范公述陳君之語告余。因謂其識體。復徵文以贈之。余謂以全蜀山水之秀。國家全盛之時。有若陳公者出焉。及措諸政事。知所重輕。而不惑於尋常習俗之見。是誠可嘉哉。陳君行矣。他日以理財而有合於大道。可以頡頏於蜀先君子者。未必不兆於此云。是爲序。

送王克庸知定襄序

余十年前。侍先君子在玉田時。縣庠士子王克庸氏。時已嶄然出於衆。余與之游好加密。知其爲人質厚